



金薤琳琅目錄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卷第一

周壇山石刻

周石鼓文

卷第二

秦嶧山刻石

秦泰山刻石

秦會稽刻石

秦之罘刻石



秦琅琊臺刻石

秦詛楚文

卷第三

漢魯相瑛置孔子廟卒史碑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漢魯相晨孔子廟後碑

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并陰

卷第四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并陰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漢燉煌長史武班碑

卷第五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并陰

漢衛尉衡方碑

卷第六

漢酸枣令劉熊碑

漢淳于長夏承碑

漢西嶽華山廟碑

漢玄儒先生婁壽碑

漢蕩陰令張君碑

卷第七

漢堂邑令費鳳碑 并別碑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漢郎中鄭固碑

漢廬江太守范式碑

卷第八

隋皇甫府君碑

隋龍藏寺碑

隋姚恭公墓誌銘

隋緣果道場磚塔記

卷第九

唐洛陽令鄭府君碑

唐杏冥君銘



唐尚書郎官石記序

卷第十

唐臧尚書碑

唐玄靖李先生碑

卷第十一

唐千佛寺多寶佛塔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即爭坐位帖

卷第十二

唐嵩岳少林寺碑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唐少林寺戒壇碑銘

卷第十三

唐幽州昭仁寺碑

卷第十四

唐西平郡王李公碑

唐大達法師玄秘碑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卷第十五

唐天台山桐栢觀頌

唐唐興寺碑

唐實際寺隆闡大法師碑

卷第十六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側記

卷第十七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

唐濟瀆廟北海壇器物銘

唐姜嫄公劉廟碑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

卷第十八

唐孔子廟堂碑

唐破邪論序

卷第十九

唐邠國公功德銘

卷第二十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壇記

唐顏少保碑 即家廟碑

以上共碑六十二種 并碑陰五別碑一

金薤琳琅目錄畢

金薤琳琅卷第一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周壇山石刻



周石鼓文

周壇山石刻

吉日癸巳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  
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劒拔弩張之狀  
地荒且僻歷數千年鮮有知其奇古而  
往寓目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



不遂湮沒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  
自毫社之鎮鎮陽趙其屬郡也公過趙  
日嘗訪此字於士大夫間爾後郡守王  
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令劉莊  
者因督工鑿取輦置歸我時人始驚觀  
者日至噫此刻埋没人不知識因宋公  
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於石雖不能  
言其亦可謂得所遭矣中祐昔聞其妙  
近幸權守於此而覩其真且懼經歷久  
遠一旦圯剝或墜於地失前妙絕之迹

廼俾闢石糊灰括以堅木鏡廳事右壁  
而陷置之覆蓋固護庶未存而無弛時  
五年孟夏廿一日權郡事李中祐記  
右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爲周穆王書刻  
贊皇縣壇山石上晉衛夫人謂李斯見  
周穆王書七日與嘆蓋指此也歐陽公  
集古錄謂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嘗  
摹此字而趙州守將命工鑿山龕其字  
州解之壁聞者嗟惜趙明誠金石錄謂  
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反類



小篆而疑其非真予家舊藏此刻蓋宋  
搨本有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跋以  
其罕傳錄之如右李跋謂皇祐四年宋  
公過趙尋訪得之縣令劉莊督工鑿石  
輦置歸我則宋公之摹字在皇祐而不  
在慶曆縣令鑿取以歸於州則龔置州  
解者中祐而鑿石非其人也我朝宋  
學士景濂嘗摹其字重刻浦陽山房仍  
自為跋謂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  
鼎齊侯罇鐘諸款識合又謂字形多類  
石鼓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書不當於  
此而疑之予觀李跋既得其實借歐陽  
公之未見而學士又考據精當足以祛  
後人之惑又按宋吳興施宿謂州解舊  
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皆後人所當  
知者故併著之

周石鼓文

一

關四 而師關二字庶左關四字滔滔是熾關四字不  
具奪關五字肝來關六字具關四字樂天子關三字嗣



關六來關四字

右文十行行七字重文者一共關五十二字

二

我水既關一我道既平我關一既止嘉樹則

里天子未寧日維丙申關四我其用道我馬

既陳救關一康康駕彼關二左驂駮駮關二

邀邀扯關二女不關三翰靈關二我公謂天

子余及如關三害不余及

右文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重文者

六共關二十一字

三

田車既安鑿音條勒駟駟關一從既簡左驂

藩右驂驥驥我以濟于原我關一戎止射宮

車其寫秀弓寺射麋豕孔庶麇鹿雉兔其原

有紳其關一奔大關一出各亞關二昇關一

執而勿射多庶趨趨與轡同君子攸樂

右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重文者四

共關七字

四



關二 變車華教真真音填關 弓孔碩彤矢四  
馬其寫六轡騫騫徒馭孔庶廓宣搏搏首車  
載道徒如章原溼陰赳赳除六馬射止族族  
關一 如虎獸鹿如關二 多賢趨禽關二 我兕  
允異

右文十行行六字末行五字重文者五

共關八字

五

汧也沔丞彼淖淵鯁鯁處之君子關一 漁之  
瀦又漁其存趨初于反 帛魚轢轢音洛 其蘊氏鮮

黃白其鯁又鱒音敷 又鯽音綿 其胡孔庶繇之麇

麇丑若反 塗塗音汗 趨趨音甫 其魚維何維鯁維鯉

何以橐之維楊及柳

右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重文者四

共關一字

六

右文五行行五字關不成文

七

關一 猷作原作關一 導遄我治關一 除帥彼

序音序關 莽為由音讀若 里關一 微微音關 迺

罟關一 栗柞械其關一 繁格庸庸鳴關一 亞

若其華關一 為所旂夏關一 整導旨樹關一

合孫本下有

右文十一行行五字末行二字重文者

二共關十一字

八

我車既工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阜

君子員員獵獵員旂麇鹿速速君子之求關二

字音 齒音 弓弓茲以時我歐其特其來趨趨同

趨趨音 蹇蹇音 黃音 即我即時麇鹿趨趨其來

有我歐其撲其來遺遺射其麇音 蜀

右文十一行行六字重文者九共關二

字

九

關三 天靈雨雩流迄關二 渫滋君子關一 即

涉馬關一 流關一 也洎洎關九 自廓徒駛關二

字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楫深以關三 于水一

方關四 其奔關五 事

右文十一行行六字共關三十一字

十



吳人憇亟字關三載西載北字關四而字關三用關六

字大祝享字關四執寧逢中囿孔字關一鹿字關五

瞳瞳大字關五求又字關六是字關二

右文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共關三十

九字

三代文字之存於今者惟穆王吉日癸

巳史籀石鼓文及商周鼎彝款識夫吉

日癸巳數字而已商周款識又不多得

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鈎殺則唯

石鼓文耳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

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自宣王至

宋千有九百餘年理難得存是不然也

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

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

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質

頑性堅若為碓磴者哉此不足疑一也

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毆為也見於

秦斤以丞為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

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謂王秦

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



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  
字則知古轉用毆豸字正當從山取奉  
豸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  
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  
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温彦  
威使三京以爲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  
作盖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  
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  
以來苟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

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  
况其詩詞嚴古尤非當時之人所能及  
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末遠不應  
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余斷然以  
爲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盖宣  
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  
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  
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旣攻我馬  
旣同脩備之詞一也麇鹿麇麇鹿速  
速麇鹿逢逢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



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牲孔阜  
蓋即石鼓趯趯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  
他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道  
之謂也曰建旒設旄悠悠旆旌即其旂  
鼎旂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  
之謂也曰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即左驂  
旛旛右驂驥驥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  
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  
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

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群醜瞻彼  
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濟于原我戎止  
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儻儻  
俟俟即麇麇黃黃之謂也曰殪此大兕  
即我毆其特之謂也又况石鼓漫滅者  
多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吉日二詩  
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  
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爲三百篇者  
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而遽疑之則  
論語所引素以爲絢兮偏其反而之句



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  
人音辯類有得失或前後之相遠或多  
寡之不同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  
六十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可見者四  
百七十四字吾衍氏視資古又加三字  
予嘗得宋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  
氏所載然較之今世所有者極爲精好  
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  
文則一依吾氏及潘氏云時洪武乙丑  
夏五月朔趙古則書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  
儒者趙古則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  
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三秦以石鼓  
爲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繆  
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  
之僞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  
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  
士考石鼓字畫定爲宇文周時所造作  
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爲石  
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



子繆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末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言爲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爲遼澗勗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爲史籀書嗣真高宗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爲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古則字撫謙宋宗室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

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瑯山教諭卒於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



有僞爲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  
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邪鄭復  
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  
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  
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  
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  
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  
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  
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  
世將資古錄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

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  
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  
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  
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  
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  
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爲大興  
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  
國學大成門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  
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從而  
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

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

金薤琳琅卷第一

金薤琳琅卷第二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秦嶧山刻石

秦泰山刻石

秦會稽刻石

秦之罘刻石

秦琅琊臺刻石

秦詛楚文

秦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



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  
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旣獻泰  
成乃降專惠親軻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  
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  
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  
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  
起熯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  
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  
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  
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  
曰可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爲世  
重故散騎常侍徐公鉉酷耽玉箸垂五  
十年時無其比晚獲繹山碑摸本師其  
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  
已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  
堅企及之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  
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



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怛悵于榛蕪  
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  
摸本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  
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  
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州  
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  
記

右秦嶧山刻石宋淳化中太常博士鄭  
文寶以徐鉉摸本刻之長安者唐封演  
謂此碑歷代摸搨邑人疲於供命聚薪  
焚之邑今取舊文刻置縣廨則嶧山前  
此嘗有是刻蓋至唐而始焚歐陽公以  
嶧山無此而疑其非真非也宋董彥遠  
書跋謂其文考於史記多不合而疑傳  
者之誤今史記實無此文則傳者未必  
誤特董氏之自誤耳自文寶刻徐氏本  
其後翻本頗多世之評者謂長安第一  
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  
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又予聞之  
先師李文正公言嘗見秘閣舊本才二



十五字今所傳徐本乃其全文而字復  
加人何哉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  
皇刻石之旁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  
不見秦刻其所刻乃徐氏摹本故牽聯  
誤書然此碑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  
再見文寶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  
列傳不言其能書殆以政事而揜之耳

秦泰山刻石

皇帝臨立作制明關五廿關一六關二并關三

字不關三軫遠黎登茲關一山關四從臣思

迹本原關五德關一道關一行諸產得宜關四

右文五行行十二字存者三十字關三  
十字在石之西面

大義著明陟于後嗣關四皇帝躬聽既平下  
興夜寐建設長關五

右文三行行十二字存者二十二字關  
十四字在石之北面

經宣達遠近畢理關四貴賤分明男女



體順慎

關三

昭隔內外靡不清

關五

化

關一

無窮

關一

奉遺詔

關四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

關七

金石

右文六行行十二字存者四十一字關

二十六字在石之東面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

關一

如

關二

為

之者不稱成功

關二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

大夫臣

關一

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

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右文七行行十二字存者五十一字關

六字在石之南面

右秦泰山刻石歐陽公謂其友江鄰幾

嘗至泰山視秦刻石所存僅數十字而

其本乃鄰幾所遺趙明誠謂宋真宗東

封兗州守墓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後宋

莒公刻之於石其說與歐陽公合明誠

復謂大觀間汶陽劉跂親至太山絕頂

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其文刻石自為後

序謂之泰山秦篆譜明誠復以史記與

譜較之不同者凡十數字謂足以正史



氏之失予家舊藏此刻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即歐陽公所謂江鄰幾本趙氏所謂兗州及宋莒公墓本是也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嘗爲人摹搨其三面皆殘闕蔽閣跂刮摩垢蝕而字始出盖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由是篆之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此則跂之功

也董氏書跋謂二世詔書宜在石陰而今在其南始皇之詔乃在北西東三面盖碑石嘗什後之人以一面稍完故樹之南向董又謂石崇九尺面方二尺餘而跂云石之崇五尺更俟登山訪之歐陽文忠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盖在劉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博洽其學古編云石皆剝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邪

秦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壹宇內德惠攸長世有七年親  
軻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  
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  
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  
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強暴  
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  
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  
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彊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  
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  
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  
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  
夫爲寄殺之無辜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  
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  
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  
絜人樂同則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  
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隲休銘

李斯書嶧山頌淳化間守太常博士鄭  
文寶以徐鉉所授本刻於長安國學秦  
山頌至元間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



跋所摸本刊于建鄴郡庠由是其迹僅存而所傳浸廣予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江岑石刻頌於山亦斯筆也磨滅久矣好古博雅者蓋願見而不可得予乃以家藏舊本摸勒置于會稽鬻舍庶與嶧秦等文並貽於後但史記攸長作脩長世字作三十追道作追首又作追守軌度作度軌今則俱依石刻至正元年辛巳歲夏五月望日承德縣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駟識

右秦會稽刻石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其石人稱秦望山碑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尅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好集古文不應此獨見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畧雖嘗載之而云疑在越州亦無真



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至正初東平  
申屠子迪爲紹興路推官以家藏舊刻  
刻於路學即今之所傳是也然不知其  
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絕  
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  
屠氏嘗藏之歟

申屠氏跋謂石刻與史所載不同者數  
字今按史云有子不嫁石刻作而嫁史  
云殺之無罪石刻作無辜史云和安敦  
誠石刻作敦勉則又跋中之所未及漫

識之

秦之罘山刻石

右秦之罘山刻石所存僅二十字蓋二  
世詔也歐陽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  
同而字畫皆異而惟以泰山爲真吾子  
行譔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琊石  
文皆不類秦刻而不收錄及考之董氏  
書跋謂嶧山刻字與泰山似異疑古人  
於書形類不一則此又有不當疑者予  
又安能定是非於其間哉



此刻汝州帖亦嘗載之然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帖多御史大夫臣五字蓋宋莒公賜書堂本也

### 秦琅琊臺刻石

右秦琅琊臺刻石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登琅琊樂之留三月作琅琊臺立石頌德趙明誠謂其頌詩已亡所存唯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然亦殘闕又謂熙寧中密州守嘗摸搨刻之於石予家所藏乃宋莒公刻本僅十有七字皆

頌詩中語與密本不同俟博識者辨之

### 秦詛楚文

久湫久讀作故

又通作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

馨布愍告于不顯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

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

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衿以齊盟曰葉萬子

孫母相爲不利親仰大沉久湫而質焉今楚

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淫泆耽亂宣侈競縱

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



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寘室橫棺之中外之  
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  
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  
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  
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卹祠圭玉犧  
牲逮取我邊城新郢音皇及郟音於長親我不敢  
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  
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欲復其貺音凶迹唯是  
秦邦之羸衆敝賦輸讀作輸音棧輿禮使介  
老將去聲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

沉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  
城敢數上聲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  
以盟大神之威神

巫咸 文與久湫同

亞馳 亞馳讀作呼施 文與巫咸同

右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  
馳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  
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又次得亞馳  
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異  
自石文之出黃魯直張芸叟皆有訓釋



歐陽公董彥遠王順伯皆有論辨歐陽公謂以史記世家攷之自楚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而疑傳寫之誤董氏謂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其見亦同順伯云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橫爭伯此詛爲懷王也或以楚自成王十八世至頃襄王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葉少蘊生先順伯亦云熊相疑即懷王二說

似爲有見董氏又云其詞若出一時不知一日會盟安得親質三所宋章樵云盟石告神當於其地巫咸在解州鹽池告文不應遠在古雍董氏復謂疑其宗祝分致以告神順伯謂當時告神想不止是見於世者唯此而已此或得之予特疑其自秦至宋千有餘年嘗沈之於水瘞之於地其字畫纖細理難完好唐人編古文苑雖嘗載其辭而自宋以前薦紳君子曾無一言及之董氏謂歲久

石漸刊闕因據舊本得其完書不知所  
謂舊本果出何時元吾子行博古士也  
以先秦古器比較此篆絕不相類以爲  
後人僞作但宋世諸公愛其筆跡無有  
異論予固不得而定之也

金薤琳琅卷第二



